

中国作家协会扶持重点作品

作家徐怀中真诚推荐：

从战场上活着走出来的人，无不怀念与其生死与共的战友。军旅作家康纲联，是上过战场的军人，他对战后从军营流向远方的长辈和兄弟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与挚爱……

扼住命运的咽喉

——中国伤残军人六十年生存大调查 康纲联 著

作家出版社

014034676

I25
1039

扼住命运的咽喉

——中国伤残军人六十年生存大调查

康纲联 著



北航

C1714800

作家出版社

I25
103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扼住命运的咽喉/康纳联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2
ISBN 978 - 7 - 5063 - 7219 - 0

I. ①扼… II. ①康… III. ①报告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0788 号

扼住命运的咽喉

作 者: 康纳联

责任编辑: 徐 乐

装帧设计: 牡丹平面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381 千

印 张: 23.75

版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219 - 0

定 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从战场上活着走出来的人，无不怀念与其生死与共的战友。军旅作家康纲联，是上过战场的军人，他对战后从军营流向远方的长辈和兄弟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与挚爱。于是，他前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，累计行程三万里，先后跟踪调查采访了全国大量的伤残军人，写成了这一部《扼住命运的咽喉》，记录下了我国伤残军人六十余年的社会生存历史，弘扬了一批事业卓有成就的伤残军人，指出了新形势下伤残军人生存所存在的问题，明确提出了保护伤残军人名誉地位的可行建议。

这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利国利民利军的好事。一个作家，能够不动声色，不辞艰辛，不计得失，潜心琢磨，奋力顽强地追逐一个创作目标，不到黄河心不甘，这种职业精神，毫无疑问，也是值得赞扬的。

这部长篇报告文学，文本内部的逻辑结构其实并不复杂，不是双线前进式，不是多线放射式，也不是圆周中心循序渐进式，就是一个极其简明的单线跌宕起伏式。作者擅长用生动的文学语言，描写各种人物的生活细节，讲述长短不一的故事，把不同时空下的三十多个真实典型人物，刻画描写得栩栩如生。

作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开始讲述伤兵的故事，一开头，就向读者捧出一个令人极其振奋的曾经轰动中国的伤兵大故事。紧接着，又讲述了感动国家总理的诗人、倒拉手风琴的作曲家、无臂含笔书画办工厂的书画家、无手断臂植树造林的农民等几个能人的小故事。大大小小的感人故事，一下子把读者激动的心绪，带回了那个锣鼓喧天、红旗招展的火热年代。

作者讲完新中国前三十年伤兵生存状况，突然笔锋一转，把读者带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改革开放的暴风骤雨，冲刷着一切不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体制和机制，中国伤残军人的传统生活格局，也不可避免地突然被打乱了。面对暴风骤雨的冲洗，伤残军人如何扼住命运的咽喉？别无他法，

只有不顾一切，顶风冒雨，半截身子也种田，无腿肩挑一个家，跟着女人走四方，务工务农又务商。

这种现象出现后，中国伤残军人的生活，当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为了迅速克服和战胜改革开放前进大道上的各种障碍，党和国家及时颁布了维护伤残军人利益、保障伤残军人生活的政策，各级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，千方百计给伤残军人送温暖，将他们拉进汹涌湍急的大潮中，搀扶他们奋勇前进。于是，近三十年来，中国又涌现了不少自强不息的伤残军人。作者紧紧抓住这个感人的社会现象，又讲述了一大批克服千难万险、事业有成的伤残军人的故事。

这一部分披荆斩棘的强者，是全书的主体，作者用大量的笔墨，倾情书写了一群与坎坷命运拼搏的大时代伤兵，个个鲜活人物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，让人看了，无不百感交集，热血沸腾，心潮澎湃。《三进贵阳又出城》、《黄河岸边无腿人》、《“流浪者”赞歌》、《台州铁人》、《春城奇缘》、《“中国保尔”刘琦》、《残奥冠军武云虎》等等篇章中的主人公，都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作品写到这里，似乎就该结束了，可作者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当代中国，能够像这些成功者一样得到温暖的伤残军人，并不是多数，他们在全国目前尚健在的八十五万伤残军人中，所占比例甚小，要想让全国的伤残军人都尽快和正常人一样富裕起来，我们就应当重视他们的荣誉地位，给他们温暖，让他们尽快融入中国社会前进的康庄大道。

作者在最后一章里，轻描淡写地讲了三个有代表性的伤残军人代表人物：一个十分能干的政工干部，身带弹珠，不得不转业；一个曾经滞留在军队一时无法交回地方的干部，欲哭无泪；一个退出工作岗位的战斗英雄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默默地看完这三个小故事，令人心情沉甸甸的，似乎觉得作品结尾透露出了一种无言的呼喊：帮帮伤兵吧！别让他们再流泪！

慧眼识珍珠，祝贺中国作家出版社发现一部难得的好书。

徐怀中

2013年11月14日

我为什么写伤兵（自序）

一九九二年八月，成都出现了几十年难遇的暴热天气，每日上午十点以后，大街上便行人稀少，酷热难耐。在那水煮火烤的日子里，人们尽量躲在储藏凉气的室内，不想出门，直到午后五六点钟，大街两旁的梧桐树下，才有闲人三五成群地坐在地上乘凉。就在那年夏天，我发现了一位奇特的盲人，每天下午都在人民南路街头卖艺拉二胡。

人生本体最大的悲剧，莫过于横遭伤残，即使你才华横溢、心比天高、前程似锦，一旦双目失明、四肢断截、终身瘫痪，你的命运必然一落千丈。人入此境，一生苦难伴随你，千愁百怨难离身。然而，人又是依赖精神支配器官和肢体的高级动物，许多身残心健者，又能靠自身的坚强毅力，战胜器官与肢体的残缺，浇灌满腔铁血，绘画出五彩斑斓的绚丽人生。

人们敬仰这种依靠内力创造人生的人。

出于好奇和尊敬，有一天，我特地多掏了一些零钱，给那位每日都在人民南路大街边上拉琴的盲人，趁他稍作休息时，便上去打听他的身世。我很想他是一位新中国的伤残军人，好和他亲密无间地拉拉家常。然而，没说几句话，我就失望了，原来每天在这街头卖艺的盲兄，不是伤残军人，只是一个普通的盲人。这人系先天性失明，幼年家境非常凄凉，为了生活，十几岁便开始学琴，几十年过去，琴艺逐渐成熟，在我这种乐理浅薄的人听来，他和名家拉出的响动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，如果只讲那穿墙入壁、横空缭绕、悲怆豪放的音色，我则以为，他拉出的那琴声，比许多名家拉得还入耳迷人。就是这么一个盲人，改革开放之后，他从重庆来到成都卖艺，竟然在成都买房住了下来。那些年，各种新闻媒介传播了不少类似的艰辛创业的名人，但却少见伤残军人的踪影。那时候，我心里老是有些痒痒的不服气，我想，我们的伤兵（从广义上说因战、因公受伤致残的所有

军人)兄弟,肯定比普通残疾人生活得更精彩,为什么很少看见有媒体报道呢?身为部队专业文化人,我以为应该努力补充这份不足与欠缺。军人在战场上、在国防建设上、在海防边防上、在部队三化建设中的流血牺牲,充分展示了一种忘我的奉献精神。军人战胜伤残和心灵创伤的那种令人踔厉风发的锐意进取意识,则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震撼人心的顽强的民族精神,怎么少见媒体宣传呢?从那以后,我开始注意调查伤残军人的生存历史和现状。

经过两年的大调查,我发现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巴蜀伤残军人的重大历史,发现了新时期云贵伤残军人的艰难与不易,发现了时代变革给伤残军人带来的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。

当年四川伤残军人的辉煌的历史,是否已经载入中国军队的历史?是否已经载入中国的历史?是否已经载入四川省的历史?我孤陋寡闻,不知道。我开始调查伤残军人生存状况时,南方那场戍边战争已经结束,硝烟散去,人心转移,大街上,茶馆里,很少有人再说南方的战事。那时我想,战争结束了,流向远方的伤兵兄弟们,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生活局面,怎么适应新环境?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许多体制都发生了重大变革,几十年来一直靠国家供养的特、一等伤残军人们如何适应新形势,在大风大浪中怎样参与改革大潮中的竞争?特别是那些离开荣军院和根本就没进过荣军院的二等、三等伤残分散安置者及在乡劳动者,他们怎么立足于今天这个五光十色的社会?

我带着强烈的军人意识和文化人的责任感,继续深入许多城市和乡村采访伤残军人的现状。两年多时间过去后,我有些惶恐不安,我遇上了太多的问题,我万万没想到,我们伤兵兄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,都受到了改革大潮的严重冲击:戍边战后滞留部队的伤残军人久久交不出去,许多具体问题无法解决,直接影响了部队官兵的情绪;在院休养的伤残军人休养金过低,特、一等伤残军人只有一百多元,很难养活一家三四口人;在乡大量安置的二、三等伤残军人,面临国家经济建设的新形势,缺脚少手,积劳成疾,雪上加霜,难以承担家庭主劳力,而又不得不肩挑家庭经济重担,突然陷入发展生产、发展经济的尴尬境地;不少伤残军人因当地财政收入困难,无法报销医疗费;外出的伤残军人常遭冷遇,到处碰壁买不到优惠半价票,遭人白眼与人发生激烈矛盾;伤残军人的配偶及子女的工作安排问题难以解决,如此等等问题到处可见。有的省城甚至发生了交警殴打以车代步载客伤残军人的不幸事件,伤残军人为生活问题集体摇着手摇三轮车到省、市

政府机关反映问题的事，也时有发生。伤残军人的名誉地位，严重受到社会公私变革的挑战。

面对众多伤残军人的严重问题，我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是好，要写一部反映伤残军人问题，呼吁社会各界重视伤残军人生存问题，把它提到增强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的高度去认识的书，那会让很多人不高兴，即使冒险写了出版了，可这服医治社会病的泻药效果又能怎样呢？国家经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主流，伤残军人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，毕竟都只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以后出现的次要问题，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下，这些问题再大，也只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。

为了慎重处事，我决定花大力气继续采访。我在巴山蜀水奔走，我在云贵高原寻觅，我在西藏边关呼唤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我采访了一百多名伤残军人，认识角度有了新的改变。我想，在这百业待兴的大时代里，人人心里都充满希望，人人心里都有想骂娘的不愉快事，与其展示命运带给伤残军人的裹脚布，不如给他们做几件驱寒保暖的新衣服。于是，我从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医，文、体、科、技、兵十大战线上，挑选出了一批最具代表性的自强典型人物，决定将他们历尽艰辛的铁血人生经历介绍给读者。这些反映新中国伤残军人坎坷命运的报告文学发表后，部分作品曾先后获得国家级大奖和多种省以上级别奖，《百战人生》、《铁血沧桑》等作品，也曾引起军内外不少朋友为之惊叹。然而，由于宣传和发行上的诸多缺陷，这些书并未强势进入市场，社会上知道这些书的人也极少。有朋友曾拍案叹息地对我说，老康啊！你在水塘里踩住一条大鱼，又没有将它捞起来。你不能老把它踩在泥里，你得小心翼翼地弯腰钻进水中，捉住那鱼，把它提出水面！从那以后，想捉住这条大鱼，将它最大限度地公布于世，让天下残疾人共享美味，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念想重振雄风，为天下残疾人写一部像样的好书。

二〇一二年春，我想重新写作伤兵兄弟的渴望难以克制。此时，我已彻底退休五年，基本上成了一个自由创作人。我急于想知道，我曾经采写过的伤兵兄弟们，经过十几二十年的煎熬，现在究竟生活得怎么样了？除大西南之外，全国其他省市的伤兵中，又有多少杰出的典型代表？要想弄清这些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我一心想为中国伤兵做一件好事，一心想为天下残疾人找出一些自强生存的强者典范，这事就不难了。于是，我背起行李，立刻进京，向中国作协和国家民政部求助。

我到北京后，住在中国作协外一幢大楼下面的一个小旅店里。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没有钱，我有钱，但我不想把钱过多地花在床上，粗粮细粮都是粮，大房小房都是房，大床小床都是床，能睡下身子就行了，一个老得头发花白的退休干部，何必讲究什么条件好坏？能认真做好一件自己想做的事，那才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值得高兴和上脸的好事。

我把我的采写意图向中国作协创联部、创研部和国家民政部优安局的同志一说，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。于是，我很兴奋，立刻拔腿就走，先走天津、山东、浙江、海南，再走贵州、云南、四川，后去重庆、湖南、上海、内蒙古等地，经过十几个月的长途奔走，我历尽艰辛，行程三万里，找到了曾经采写过的三十多人，新认识了全国各地十几个典型。二十年过去，伤残军人的抚恤金，国家已调整许多次，特别是最近几年，密度和高度都较大。我以为伤残军人的困境早已彻底改观。不料，采访结束后，我才大吃一惊，原来，中国不少贫困伤残军人的生存状态，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。于是，我心里隐隐作痛，写下了这部书稿。

目 录

序

我为什么写伤兵（自序）

序章 伤兵曾经轰动中国

第一章 广受尊敬的年代

一、惊动国家总理的诗人

二、倒拉手风琴的作曲家

三、布满瘢痕的脸面

四、含笔书画绘春秋

五、望鱼乡传奇

六、小城“盲爷”

第二章 暴风骤雨降临时

一、半截身子也种田

二、无腿肩挑一个家

三、跟着女人走四方

四、特别缝纫师

五、黄沙鱼肉馆始祖

六、手掌上伸出脚指头

七、战机上下来的独臂哥

八、嘉州盲医

九、务工务农又务商

1

1

1

11

14

19

24

29

37

42

51

54

60

66

72

75

80

85

90

96

十、相识有情别无奈	99
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无法躲避风险	105
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在夹缝中生存	106
----------	-----

二、东山村下屠宰师	116
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独水河畔养殖家	122
-----------	-----

四、大起大落谁能救	129
-----------	-----

五、草原“盲鹰”往哪儿飞	138
--------------	-----

六、九死一生的发明家	142
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 温暖促使百花开	177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三进贵阳又出城	178
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黄河岸边无腿人	192
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“流浪者”赞歌	203
-----------	-----

四、半边臀部坐昆明	213
-----------	-----

五、台州铁人	217
--------	-----

六、春城奇缘	242
--------	-----

七、中国第一盲	277
---------	-----

八、独脚跳进大学门	285
-----------	-----

九、愿将翰墨写清刚	292
-----------	-----

十、“中国保尔”刘琦	304
------------	-----

十一、残奥冠军武云虎	325
------------	-----

十二、盲人腾空跳如飞	345
------------	-----

十三、没有敌人的射击	349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 别让伤兵再流泪	355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身带弹珠进中年	357
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营长有泪向谁说	361
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硝烟逝去英雄冢	364
-----------	-----

序章

伤兵曾经轰动中国

中国伤残军人，不是一个从来就默默无闻的弱势群体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四川成都新繁荣军院伤残军人业余演出队，曾经轰动过北京、轰动过全国、轰动过全球。

一九五六年前后，四川、重庆十几个荣校逐渐分散安置伤残军人后，特等、一等伤残军人，相应被集中到了成都附近三个较大的荣军院。那时，这些荣军院开初叫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，住在院里的伤兵，叫残废军人。伤残军人休养院的名称，是很多年后才改称的。那时，成都新繁荣军院，是全省最大的一个荣军院，住有四五百名特等、一等伤残军人休养员，二百多名重残伤病员。这座昔日香客云集、香烟缭绕的龙藏寺，一下子变成了治疗和休养伤兵的大学校，热闹非凡。

此时，中国已是天下安澜、革命尘埃落定之际，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。这些双目失明、高位截瘫、断手少腿的铁血男儿们，响应党的号召，立即在院内大力开展自强活动：有的学习养蚕、种菜、养猪、编织等生产技术，有的参加了音乐、书法等文化知识的培训，还有的接受了诸如按摩这样的医疗技术的训练。轰轰烈烈的自强活动开展起来后，许多伤兵刻苦改造人生观，立定生活新目标。新生活的大幕被拉开，掀起了一系列学生活、学文化、学技术、学艺术的大热潮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许多特等、一等伤残军人，很快获得了新生的力量。失去双手者，学会了生活自理；失去双目者，学会了演奏乐器或按摩；高位截瘫者和半身瘫痪者，学会了编织或从事了写作……

失去双手的伤兵，再不要护理人员喂饭。他们说，如果吃饭都不会，将来还怎么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？再说，一个人，老让别人喂饭，也很别扭。大口小口，

冷热干稀，软硬快慢，总是很难适合自己的口味，不管护理人员多温柔多体贴多仔细，也不如自己随心所欲地吃饭喝汤好。于是，这些原来每天吃饭要靠别人喂的伤兵，便开始摸索怎样用自己残存的长短不一的臂桩，操家伙吃饭。失去双手的臂桩，毫无抓握捏掐的能力，他们使用手桩挑拨手绢，以嘴代手拉扯，把勺子缠绕在自己的手臂肉桩上、用绳子拴在手桩上、用松紧带套在手腕上，操练操勺握筷的功夫。不出数月，这些人大都能用两条手臂桩夹勺子、夹筷子，吃饭、拈菜、夹花生米不在话下；把毛巾缝成闭合式的套子，穿进自己两条残余的手臂上，搅动手臂肉桩，打湿或拧干毛巾洗脸、洗澡；将皮带特殊加工后，自己控制松紧，



四川新繁宋军院一角

上厕所方便。

双目失明的伤兵，大练感觉代视觉。他们一面加紧学习盲文，力争尽快掌握新的文化知识，学习按摩技术，一面苦练感觉探路，熟悉生活环境。不出一年，大多数盲人，都能熟读盲文书报、写盲文书信。早晚时，他们三五成群地敲着棍子，离开大院过桥穿巷，到荣军院外纵横交错的田坎上去散步。

躺在床上不能随意动弹的高位截瘫的伤兵、只能靠轮椅以车代步的半瘫的伤兵，充分调动手脑的作用，大练编织、针织、刺绣、缝纫、写作和书法。

这种大学习的风气，有力地感染了龙藏寺里每一个伤兵，荣军院里原来那种阴沉和忧郁的空气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忽然不见了。荣军院里自觉学习各种器乐、声乐的风气，很快蔚然成风。每天课间休息时，院里幢幢休养大楼，无不歌声四起，乐声飞扬，沉浸在一片欢乐声中。那时，这些特等、一等伤兵，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走出战场，克服恐怖、忧郁、苦闷、彷徨的伤残心理后，十分渴望充实丰富的文化生活。当时，新繁荣军院党委面对这种现象，立即要求各休养区和病区因势利导，积极组织伤兵们开展文体活动，举办周末晚会。就这样，荣军院里，一个业余文艺演出队逐步形成，全院二十八个伤兵和十个工作人员，很快编排出了一台晚会节目。

一九五七年底，新繁荣军院院长姜在田，看了业余演出队编排的节目，非常高兴，说，你们敢不敢出去演，要敢出去演，我带你们出去练一练。大家一听，非常高兴，都说好。没过几天，这位院长就派马车，拉着演出队到住地附近新民高级农业合作社，给群众演了一场伤残军人自编自演的好戏。

在这种生机勃勃的再生氛围里，新繁荣军院很快成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业余文艺演出队。院党委看到这支队伍很高兴，决定让这支队伍到城里去试试身手。

一九五八年春节，新繁荣军院业余文艺演出队二十八个伤兵和十个工作人员披挂出阵，到成都为省市机关演出了第一台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。

成都锦江大礼堂，楼上楼下，座无虚席，来自省市机关的三千多名领导和观众，怀着惊奇的心情，全神贯注于垂挂着枣红金丝绒幕布的大舞台，等待着观看这场不平凡的演出。

“丁零零……”随着一阵急促的电铃欢叫声，枣红色的金丝绒大幕徐徐拉开。舞台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伤残报幕员，男青年没有双手，笑盈盈地垂着两条坚硬

的肉臂桩；女青年双目失明，没有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只有弯弯的秀眉和美丽的脸庞，墨玉般的发辫，垂在丰满的胸前微微颤动着……全场鸦雀无声，六千多只眼睛倏地一热，望着舞台发愣，心扑咚扑咚直跳。

演出开始了——

节目一：口琴齐奏，《美丽的龙藏寺》。五个男演员只有一只完整的手，其中四个人双手全留在了朝鲜战场上。五人成一字排开，九根无掌手臂肉桩灵活地抽动口琴，发出整齐的动听乐声，把三千多名男女观众的心搓得滚烫。

节目二：诗朗诵。两个截肢的战士，挥动四条臂桩灵活跳跃，变换造型，慷慨咏诵《红星在我心中闪耀》。

节目三：笛子独奏，《我是一个兵》。一位失去一只手的战士，单手欢快地吹奏《我是一个兵》。

节目四：脚踏风琴独奏。一位失去双手的青年军官，用两条手臂熟练地演奏《我爱我的祖国》、《人民军队忠于党》。

节目五：男声独唱。一个双手截肢的战士，牵着四个双目失明的战士手风琴伴奏手上场，高唱《真是乐死人》。

节目六：女声独唱。一位下肢瘫痪的女兵夹着双拐，用上身带动瘫软的下肢，硬从后台一步一步地拖行到前台，靠在一把木椅上，脆生生地欢唱《不见英雄花不开》。

节目七：民乐合奏。八个双目失明的战士和两个瘫痪战士琴师、两个无腿战士鼓手紧密配合，打扬琴、弹琵琶，拉二胡高胡板胡，吹笙笛、击锣鼓、敲小阮中阮大阮，把《金蛇狂舞》、《雨打芭蕉》、《武术》、《平湖秋月》等曲子，演奏得大气磅礴，如风啸雨吟、江河奔涌，似电闪雷鸣、狂海腾潮。

节目八：舞蹈。六男六女，身着艳装，手持大彩扇，没手的把张开的纸扇绑在手臂上，没眼的凭感觉跟着有眼的转，把《花儿与少年》、《年轻的月亮》等舞蹈跳得飘逸动人、多姿多彩。

……

二十余个荡气回肠的精彩节目演完，让人浮想联翩，全场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，三千多位观众噙着激动的泪花，久久不愿离去。伤兵们的演出绝技，鼓舞着每一个健康的观众，人们透过舞台的灯光，仿佛看见了滚动的硝烟、轰响的炮火、飘扬的军旗！

首场一炮打响后，这支伤残军人业余演出队，紧接着在成都连续为党政军和



四川新繁荣军院一角

各群团组织、文艺团体演出了八十多场。一时，这支演出队所演出的文艺节目，猛然成为了成都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，许多人东奔西走求亲找友，千方百计想弄张票去看看。

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天晚上，这支伤残军人演出队在成都总府街国际饭店演出，成千上万的人没票入场，便从全城各处熙熙攘攘、纷至沓来，拥挤在饭店大门外街道两旁，听高音喇叭现场转播。这万人空巷的场面，被时任国家内务部长（民政部长）谢觉哉同志看到后，很受感动，当场便和四川省主持民政厅工作的干玉梅副厅长商定，立即调这支特殊演出队进京，为第四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演

出。新繁荣军院伤残军人业余文艺演出队接受任务后，四川省民政厅和新繁荣军院党委，立即组织演员加紧排练，补充节目，一个月便完成了进京的全部准备工作。

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一日，这支伤残军人业余演出队风尘仆仆直抵京城后，许多人不适应京城的干燥气候，嗓子发干流鼻血，也不休息，硬是坚持按期开演。五月二十六日晚，这支特别演出队的演出，在西郊宾馆胜利开幕。全套节目上演了比在成都演出更为精彩的五人九臂口琴齐奏，两人无臂对口词，下肢双瘫女兵独唱，男子无手脚踏风琴独奏，男子单手笛子独奏，一无手男牵四盲男手风琴伴奏男声独唱，八盲男配合多个无腿琴师、瘫痪鼓手民乐合奏，多种残疾人和护理人员合演欢快舞蹈。



四川新繁荣军院一角

在北京首场演出时，时任国家内务部（民政部）副部长郭丙坤，文化部副部长夏衍，中国著名作词家戏剧家田汉、阳翰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部分领导同志，都到现场观看了演出。中国的大艺术家们，看完这场罕见的演出，和普通观众一样流泪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惊叹：从没有见过这么震撼人心的演出队！

就这样，四川这支天下奇特的伤残军人演出队，一夜之间举世瞩目，轰动京城。消息传到毛泽东主席耳里，这位伟人也大为惊讶，对秘书说：“这不是一般的演出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，告诉恩来、德怀同志，我也要去观看演出。”然而，毛泽东却因中东突发战事，黎巴嫩爆发英军登陆事件，赫鲁晓夫悄然进入中国密谈，终未看成这些伤兵的演出。毛泽东对伤兵演出队的重视，引起了北京党和国